

二十一世紀評論

關於未來全球文化衝突的討論 II

走向整合的世界

許倬雲

近來亨廷頓寫了一篇預測世界情勢的文章，刊登在 *Foreign Affairs* 上，嗣後又以其大意，撰為短文，刊登於《紐約時報》。由於亨廷頓在政治及經濟方面的發展模式，曾提出重要理論，他這兩篇文章，遂引發不少議論。他的主旨，約略的說，是向西方世界提出預警，以為半世紀以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體制的對壘，已因蘇聯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瓦解而告結束，下一步世局的演變將是文化集團之間的衝突，也即是西方世界與非西方世界的對抗，而在東亞以儒家文化為基礎的國家，將與回教世界結盟，共同向西方世界抗爭。

針對亨氏的說法，華文報刊頗有反應，《二十一世紀》將其原文逐譯刊登，並有三篇評論的文章。亨氏之說，正如金觀濤先生指出，是由西方中心的立場，預警西方將要失去主控的勢力。亨氏雖以文化集團的分野為其討論的着眼點，其實最在意者仍是這些集團的經濟利益。綜觀全文，儼然戰國策士的議論，找不到為生民悲憫的胸懷。不過，我的評論，不在評斷其動機，而在於其論證。

亨氏以為文化的同異是人類群體的基本分野，並且指出民族的分野，不過是近來數百年間的事。的確，近幾年來不少討論群體認同的文章，都指證「民族」認同的局限性。世界正在重新組合，一些區域性的組合，已大大超越了民族國家的範圍。不過，文化集團也有不同的層次。以基督教文化集團為例，其中至少有天主教、新教、東正教三大次級集團，新教之中又可有各種教派。天

主教與新教文化之間的衝突，其慘烈不下於基督教與回教之間的衝突。回教之中，蘇尼派與什葉派之間的鬥爭，也往往借引外力以相殘殺。亨氏文章之中，特闢一節討論所謂「精神分裂」的國家，是則同一單元之中，人類群體仍有不同的離合標準。

反之，美利堅合眾國，是多民族、多文化的群體，竟可由一部憲法結合為共同體，而在這一共同體的認知之上，逐漸整合為相當一致的經濟利益，也有相當重疊的文化面貌。由美國的例證看，人類合成群體的過程，仍有相當的程度依於自己的意志。人類的認同與歸屬，仍可以由自己決定的。

人類群體的成長與擴張，經由接觸、交流、調節、適應與融合的各個階段，遂使較為局限的小型群體不斷整合為更為包容、更為龐大的群體。在整合完成以前，先是爾疆我界，中間經過齟齬終於界線泯滅，難分彼我。中國歷史上，夷夏之爭，終於合為中原；晉楚之爭，又終於將中國的範圍跨越黃河與長江。昔日秦越肥瘠，終於南北相通……。歐洲歷史上，地中海世界與北方大陸之間的對抗，日耳曼語族與拉丁語族之間的對抗……。英法的對立，漸漸演變為英法結盟；法德世仇，曾經引發多次戰爭，而今日竟有歐洲共同市場，儼然為未來歐洲合眾國鋪路了。

亨氏文章中指出的幾大文化集團：西方世界、「儒教」世界、回教世界，是歷史的事實，是經過長期發展而融合的幾個群體。在過去幾千年中，這些群體由分而合，經歷了不少曲折的變化。今天視為同胞的成員，其祖先可能曾是不共戴天的仇敵，無數較小的群體，可以整合到亨氏認為可以界定的大型文化集團。我們不必認定這一階段是人類整合的終極。於是，我們也不必以為東風必須壓倒西風，或者西風永遠強於東風。

從這些群體分歧的背景言，東亞集團是建立於精耕細作的小農經濟，皇權與文官的管理制度，入世的人本思想。——這是一個安土重遷的文化。西歐集團是建立於貿易農耕並重的經濟，由部落演變為民族國家，以一神信仰整合各地地方性宗教——這是一個穩定之中求變動的文化。回教世界，遠承歷史上的游牧文化，移動性大，居於東西兩大世界之間，擔任文化交流與資源轉輸的媒介，由此而發達，由此而致富。——這一世界缺少穩定性，也缺少可見的「中原」或「地中海」作為其中心。然而，凡此特色，都是歷史上的事實，卻也正在隱入於歷史之中，未必是永恆的特色。

今日的世界，有一些共同的因素：例如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大型都市的出現，現代科技本身的共同語言及其主導的生產技術，和頻繁的文化交流與資源轉輸。這些因素，即使是在西方世界初發其韌，終於已是人類社會共有的整合條件。三四個龐大的文化集團，都不能自外於這些條件，也不能逃避這些條件導致的不斷整合。

亨氏只見到整合過程中難免的一些齟齬，遂以為西方與非西方必然會有對峙。從稍為遠處的前景看，全球的整合是必然的結果，不能由一時的對立，斷定長久的分裂與對抗。亨氏謂東亞世界會與回教世界結盟，更是從西方世界的

立場着眼，遂以為兩批挑戰者必會聯手。將來可能發展的方向，其實是三個世界逐漸「拉平」(equalization)的過程，走向一個整合的全球經濟體系。若由經濟發展的過程為例，最易觀察。所謂「拉平」的效應，譬如幾隻水缸，水頭高低不同，但諸缸之間，若有不少管道相通，各處的水頭終必漸漸趨平。西方世界現在已經失去了不少生產條件的優勢，東亞世界已逐漸分享了過去由西方世界壟斷的優勢。不久的未來，東亞世界與西方世界，同居於富有行列，面對回教世界，非洲世界(也可能還包括印度世界)的貧窮行列。這時的齟齬與衝突的陣線就不在東與西之間了。然而，「拉平」的過程，不會停頓，貧者轉富，也意味着富者會中衰，卻又不會有完全拉平的局面。「拉平」過程中免起鵲落，沒有長貧，也沒有恆富，全看參加競爭者自己的毅力與意志。亨氏看到了下面一二十年內可能出現的情勢。世界的前途，又豈止一二十年而已！

從文化發展的角度看，則不是貧富的問題了。亨氏以為文化的差異，將永遠存在。這一觀點，也嫌短淺。人類由相當的隔絕而至今日的呼吸相通，也不過二三百年的變化。最近幾十年的文化交流，其深度與廣度，都有急劇的增加。現代科技文明，雖在西方世界發軔，早已不是由西方世界獨佔。世界各處的人類社會，在今天已是車同軌(都飛噴射飛機，都用電訊交通)，書同文(都學現代數學，都用電腦程式)。尤其世界的大城市，喜惡同，甚至污染與犯罪也同。世界將來的人類共同文化，在強大的「趨同」之中，大致是發展為整體面貌相同，而又有地方差異的大同小異。文化集團間的交互作用，毋寧應是彼此提供可以共存的因素。

我們是中國人，不能不在縱論世局之餘，也想想自己家門口的事。中國正在「拉平」的過程中，內部的各個單元(大陸的沿海與內地、台灣、香港)目前在拉平過程中的處境不甚一致。這些差異，不當是分離的理由。這些差異，不論是經濟的差異，抑是文化的差異，終究會互相接近而趨於整合。若是只看到短暫的差異而求「分」，徒然在「合」的情勢出現時，又多一番折騰。「同」中容許「異」，「異」中求取「同」，當是各地中國人應有的態度。

對於中國以外的世界，我們也該有欣賞別人文化的雅量，卻不必有「邯鄲學步」的淺薄，以致忘了行走的本能。中國的人本文化，落實在生活，儒家的普世精神，有教無類。二者於未來世界的大同文化，不僅可以契合無間，而且不會有西方世界與回教世界一神信仰的武斷與排他性。中國人當認同的，不是自詡為「優秀民族」的虛驕，而是肯定上述人文與普世的精神，參預建設人類共同文化的大業。

許倬雲 美國匹茲堡大學歷史系及社會學系講座教授，香港中文大學偉倫講座教授。